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娛目醒心編
第十一卷 詐平民恃官滅法 置美妾藉妓營生

一

莫羨金山銀寶，百計千方捉弄。回首已成空，贏得一身孽重。如夢，如夢，說著旁人心痛。右調《如夢令》

昔管子說得好：「禮義廉恥，是為四維。」孟氏有言：「無羞惡之心，非人也。」可見這一點廉恥之心，是最要緊的。苟不顧廉恥，但把一生精神智慮都用在銅錢眼子裡，必至無所不為，害得人家冰銷瓦解，弄得自己身敗名裂。把他所做的事說出來，人也不敢相信，孰知這等人竟是有。始初不過一個窮秀才，僥倖搏得一官半職，倘能依著天理做去，福祿富貴自然有的。那居高聽卑不恤下民，理上取不得的財，偏生要財；理上行不去的事，偏生要行。奇貪極酷，造下無窮業障。及至罷任歸來，恐怕下半世寂寞，就是烏龜亡八，只圖有利到手，倒也做他一做。分明糞缸裡的蛆蟲，自己不覺穢臭，直到兩腳一挺，男受人騙，女被人拐，將此一堆臭錢敗得乾乾淨淨，枉做一場話把。你道這等人可歎不可歎？可憐不可憐？

話說前朝有一官人，姓蓋，是《百家姓》上一個僻姓，雙名有之。本貫廣西人氏。從小質地聰明，只是一件毛病，見了人的東西，便也過目不忘，不起發到手不止。自幼在書館中，墨頭紙角，取得一些，也是好的。及至自家東西，又分毫不捨得與人。更兼秉性刁帖，同窗中一言不合，他便怒氣相加，揪發扯胸，揮磚擲瓦，不占一分便宜不歇。這是胞胎中帶來的心性，天也奈何他不得。

到了二十歲，腹內也有半瓶醋，便進了學。那知不上一年，父母俱死，單存夫婦兩人。死喪相繼，家道日窮，只得在鄉黨中兜攬些公事，武斷鄉曲，吃些白食，究竟過不得日子。有的勸他道：「既做了秀才，還是訓蒙為活，自己亦不至荒廢學業。」他也道說得是，就在自己門首貼了開學招子，凡學生來從他唸書的，不論好歹，來的就收。自己又耐煩一一教導，大學生背小學生的書，張學生把李學生的筆，也不管學生的書背得出背不出，字寫得好寫不好，把書上點了幾點，字上判一個日子，便算一日功課。念錯了聲音也不管。擺了一本講章，坐在上面，把那些學生，大的小的，如口口一般，都攏在一處；把那講章上說話念過一遍，不管人聽不聽，省得不省得，就算講過了書了。

有那開筆做文章的，並不講題旨題脈，行文虛實，開合反正，該斷做，該順口氣做，或兩截，或對局，怎樣是題前，怎樣是題後，丟個題目與他，憑他亂話，胡亂點幾點，抹幾抹，驢頭對不著馬嘴，批兩個字在上面就算了。有那肯問的學生去問他長短，他便裝起一個模樣來，吆喝道：「你難道到場裡也敢去問宗師麼？」這是遮飾之言，其實自己答應不出。

學生買部坊刻叫他選擇，把些好的反置不選，單單把些陳腐淺近的選來教他讀。又且喜歡閒走，十日內倒有五六日不在館中。至若要起束脩來，比那錢糧更緊。今年從他，來年另從了別位先生，他就如拿逃軍一般，定要勾你轉來，除非主人家變了臉，結了仇才罷。若有學生家道富厚的，只跟他讀一句「趙錢孫李」，年年來要撮要借，應得不甚爽快，私下把學生扭打，還要用呈子告他毆師罪名，紮詐個不了。所以生平相與的人，大約成仇結恨的居多。

一年，有人請他去教書，講定自膳，帶了妻子回去。坐上上半年，其妻病死，館主人只得將一年束脩都撮與他，買棺成殮。他袖了銀子，托言買棺，一去不來。時值炎天，死屍臭爛起來，弄得不可向邇。主人走去尋他，推言棺尚未買，再停幾日來殮。主人急得沒法，便道：「棺木我再買，求你速去盛殮。」他又發話道：「我妻子被你們接待不週，活活氣死的，等他死屍爛著便了。」主人見他有圖詐的意思，只得央人去說，除盛殮費用外，再送他五兩銀子。他又以為少，足足詐了十兩元絲，方來收殮。屍身上的蛆，已是成團結塊了。主人恨入骨髓。

從此以後，把告書的招牌，寫了杜絕文書，守在家中，又苦毫無生發，雖只一身一口，坐吃不過。從來說道：「僧道吃十方。」他要吃起二十四方來。指了讀書養靜為名，走到一個張仙廟裡住著，與道士講定，吃他的飯，每日四分。那道士供給了一年，銅錢不見一個。道士與人家念一日經，分的那供獻的饌饌點心，燈門裡的糧食，唸經的襪錢，藏在袖裡的茶餅，辛苦一日，三四日受用不了，自從蓋有之在廟，供給他一張嘴還不敷。廟裡的東西，乘道士出去，便拿去換錢，甚至道士的鍾磬鐃鈔也當了他的。弄得道士叫苦連天，發極道：「蓋相公，你的飯錢不曾見賜一個，白白裡吃了一 year，教我窮道士那得錢來養你？請別處讀書去罷。」

有之見道士打發他，便大怒道：「我也曾替你寫過一張疏頭，兩張門對，難道不值錢的麼？」口裡「狗道」、「賊道」罵個不了，捏著兩個拳頭，便向道士面上亂捶。道士叫起救命來，遂有鄰人走來，做好做歹的勸開了。有之看來立身不牢，便搬回家去。臨出門時，指著道士道：「你敢得罪我教你試試我蓋相公手段看」搖搖擺擺去了。

到了明日，果然寫了呈子，向縣裡投告，說：「生員在廟讀書，被道士偷去衣服幾件，玉器古玩數事，與他理講，反被毆辱。」縣官准了狀紙，差人喚道士來審。道士一一實說。又喚廟鄰來問，都說：「蓋相公來時一些鋪蓋沒有，白白吃了道士一年，因討飯錢兩下爭論，所以呈告。」知縣聽了廟鄰的話，亦知其為人下不端，圖賴道士，叫他上去，吆喝一頓，趕了出去。

此不過略略表白一事。要知他生平所乾的，大約相類。沒行止的秀才，合縣算來，蓋有之為首推了。那知這樣人，命中卻有一點官星在內，注定到某處地方做官，有幾個人受他凌虐，有幾個人受他敲打，有幾個人遇著他弄得家破人亡，想來也是前生的業障。蓋有之年交四十，輕輕便便中了一名舉人，中後送硃卷，討賀分，在外打秋風，湊些盤費，進京會試。

那遠省小縣分的舉人，初到京中，猶如鄉下人到市鎮上一般，那個認得？歇在飯店中，等過了會試，榜發不中，下第者紛紛歸去。單單蓋有之只有來的盤纏，沒有去的路費。擔擱一日，便要一日用度，把飯錢都欠了，只得央及店主人尋一門館去處。主人道：「有是有一個，就在對過黑漆門內。聞得前日要請一個代筆書記，不知曾請過人否。如沒有請，倒是一湊頭帽子。」有之道：「其家姓甚？是甚麼官府？」主人道：「其人姓王，不是甚麼官府，勢力卻比官府倒大，是京中第一要宦的心腹家奴，靠了家主勢要，掙得大大家業，另買住房在此安頓家小，自己原去府中服役。你肯與他做賓主麼？」有之道：「有甚不肯？就煩一薦。」

店主走去關說，其家聞是舉人，一說就肯，說定每月修金一兩，就請過去。店主回來說了。有之大喜，暗想：「他是要宦家奴，將來倒可望他提攜，須奉承他一奉承才好。」便寫下一個晚生帖子去拜，見了主人，一味足恭。主人甚喜，忙叫搬過行李，留他住下。住過月餘，一日，主人閒坐在家，說起年近六十，尚無兒子。有之道：「晚生卻沒有父母，今在窮途，得蒙收錄，就如重生父母一般，願拜繼為父，承歡膝下，望乞收納。」那主人佯稱不敢，但是一個舉人願做他兒子，有甚不喜歡？官之見他已允，忙去取條氈單鋪在地下，四雙八拜，改口叫聲「父親」。又到裡邊去見母親，也是四雙八拜。從此父子稱呼，變為一家，衣服靴帽，打扮得蓋有之好不體面，好不快活，面貌亦生起光彩來了。

一日，王管家賣弄他有了舉人兒子，帶他到府中見見主人，說是老奴的過繼兒子，已經中過舉人，要求主人提拔他做一個官。有之忙跪下叩頭，主人道：「這有何難，囑托吏部一聲便了。」正是暗裡的線索最靈。不一日，就選了山東地方萊蕪縣知縣。有之得了官，思量娶一奶奶同去到任，遂有人與他說合，對了一個窮官的女兒，就成了花燭。收了幾個家人婦女。引見過後，到吏部領了憑，拜別了乾父母，打發起身，水路乘舟，陸路乘車，好不興頭。正是：

運退黃金失色，時來頑鐵生光。

但未識到任以後如何光景，試聽下回分解。

二

下民易虐怎期天？戒石森嚴擁道前。
何苦脂膏收拾盡？茫茫業報永無邊。

話說蓋有之到任以後，一心只在銀子上算計，錢糧白銀，加倍收納，倒算本分之事，不必說了。又思要詐人銀子，必須嚴刑酷法，使人要顧惜性命，不怕他不拿出來。猶如強盜打劫人家，捉住了人，要殺要割，把雪亮的快刀架在頸上，逼他獻寶；就是深埋在地下的，要救性命，只得也要掘起來，雙手奉獻。故凡審明事情，不認是非曲直，有錢者贏，無錢者輸。要知道是一個魔頭，魔頭門下，一切家奴書吏，皂快差人，地方保正，串通一氣，無不相助為惡，無事變作有事，小事弄成大事。勾通了地方上吃白食、告誣狀的一班無賴棍徒，或誣控賭博，或捏造人命。建房屋的，指他占了公地；有田產的，指他漏了國稅。虛飄飄的一張狀子丟了進去，火票硃簽便似雷轟電掣。審的時候，據了原告一面之詞，要打要夾，百般做作，只要逼出他銀子來。被陷之人無可奈何，只得整千整百的送。還要爭多嫌少，估量了人家家計，逼勒得心滿意足才罷。到任數載，把一縣的大家小戶，日夜抽筋剔骨，個個怨氣冲天。姑說他一兩件好笑的事，與看官們聽。

新年拜客回來，這日卻是國家忌日，不理刑名，不動鼓樂，坐在轎中，聽見有鑼鼓之聲，喝住了轎，吩咐皂役去拿。皂役聽見敲鑼鼓的是一個破牆門內，便要進去。有之叫住道：「不要這家去，往間壁新牆門裡去。」皂役道：「不是這家。」蓋有之道：「你不要管，進去拿來見我便是。」皂役把人帶到轎前，便喝問道：「今日是國家忌日，如何擅動鼓樂？」那人道：「打鑼鼓的是間壁這家，與監生無乾。」有之道：「我明明聽見鼓樂之聲在你家裡，還要強辯」叫鎖著，收在班房裡邊，靜候發落。那人叫屈不了。差人道：「官府不過見你牆門新造，道是富翁，想發你的銀子，不送與他，就要與你歪纏到底。」那人無奈，只得去暗通關節，詐了五百兩，方才丟手。

在一級鋪店前經過，聽見有人在店裡爭論，叫出來問道：「為何喧鬧？」一個道：「我兩個元寶押他十個緞子去看，貨色不好，退還他，他一定要我買，所以在此爭論。」一個道：「他弄污了緞子來退，所以不收他的。」有之道：「你們的話都難聽。」吩咐差人押了二人及元寶、緞子，一並帶去審訊。帶到縣中，當堂坐下，先叫買緞的上去，喝道：「你弄污了人家緞子，如何要去退還？拿下去打」那個叩頭道：「求老爺免打，不退還他便是。」又喝問店家道：「做生意要和氣些，就是他退還貨物，也是平常，如何亂嚷亂喊？」吩咐拿下去打。那人道：「求老爺免打，退還他銀子便是。」有之道：「既如此，我老爺都饒了，元寶、緞子暫且貯庫，寫下甘狀來領。」那兩造倒賠了些衙門使用。正所謂「貓口裡挖鯁」，只好白送與太爺受用罷了。

又有一修腳的，叫他內衙修腳，問他家有幾口。答道：「夫妻兩人，還有一個女兒，共三口吃飯。」又問：「你的女兒幾歲了？」答道：「十七歲。」因要誇贊女兒，又道：「前日有人要買他為妾，許我一百二十兩，小的因要討個女婿靠老終身，所以不肯。」有之聽了此言，待到修完時候，將腳往上一蹺，踢在刀上，割出血來。有之捧住了腳，大怒道：「你這奴才可惡如何把我腳上割壞了」吩咐衙役：「將他鎖著，待我腳痛定了，然後重處」那人扒在地上磕了無數響頭，只是不饒。衙役悄悄稟道：「老爺，他是窮人，沒有想頭的。」有之道：「他有一個女兒，可以變得錢的，如何說沒想頭？」衙役便向修腳的說了。修腳的怕受官刑，只得將女兒賣了一百兩，將銀交進。有之得了銀子，又將修腳的叫進，向他道：「你還要女兒麼？」答道：「要是要的，只是沒有銀子去贖。」有之道：「不用銀贖，你只投張呈紙，告他買良作妾，我就斷還你女兒了。」修腳的果然依了呈告。有之即喚買主來問，要打要枷。買主是鄉戶人家，曉得是官府詐局，把女兒送還，又送五百兩銀子與官府，才吊銷了票。有之以為得計，還賞了修腳的十兩銀子，這是他良心發見處。

又一日，地方捉獲一個娼妓，一個嫖客。有之大喜，暗想道：「買賣到手了」那嫖客卻是沒想頭的，當日責了三十板，枷號示眾。娼妓不即發落，還要再審，退了堂，叫一心腹收役，開出縣中有身家、有體面人的姓名，叮囑娼妓，叫他當堂供出曾經嫖過。娼妓回說：「未曾認得的，如何供招？」蓋有之道：「你包庇嫖客，待我拶起來，看你受得受不得」娼妓懼怕，只得一一招認。蓋有之即標朱票，差了頭役，逐名叫審。眾人都似青天打一個霹靂，不知此事從何而起。一到堂上，叫過娼妓對質。娼妓已經吩咐過的，一口咬定，某月某日是他嫖過我的，某年某日是他嫖過我的，贈我怎麼東西，質得諸人有口難分。有之在上，呵呵大笑道：「這是行止有虧，都要革前程，問杖枷的。本縣亦不便白白的周全你們。」且叫管押下去，靜候申詳。諸人知他意思不過詐錢，只得傾囊倒篋，將銀子大捆小包，陸續交進，來一名，勾銷一名。一張牌上，共有數十人，都捏著鼻子，吃了這一場苦。

內中單有一個游秀才，素行端方，心氣傲岸，家中薄有家私，因與衙門裡人平日作對，把他名字也嵌在裡頭。他道：「虛是虛，實是實，只要於心無愧，任他怎樣，誓不與他一錢」是一個正直之人。有之因他不肯出錢，喚來再審。娼妓照著原詞一一供上。有之對游秀才道：「從來姦情出在無知的小人你是讀書君子，也這樣下流」游秀才指著他的面道：「據了娼妓一面之詞，就以為實，只怕天理上講不去」有之見他語言不遜，便怒形於色，大罵起來。游秀才道：「士可殺，不可辱」有之把案桌一拍，道：「我今日偏要辱你一辱」喝教皂隸把他捉定，將手擱在案桌上，自己拿一戒方，如殺了他父母一般，狠命亂打，足有百下，打得游秀才咬牙切齒，喊道：「你串通娼女，索詐人財，我就死不服」打罷，仍叫原差押出，明日再審，偏要他供認才罷。

那游秀才一腔怨氣，走出縣門，便向縣前河裡一跳，原差扯不及，河岸又高，一時不能撈救，竟是嗚呼哀哉了親屬聞知，走來大哭大罵，見者都抱不平。親屬收了屍，便奔到省裡撫、按衙門鳴冤。士民受過他冤屈的，亦都到上司紛紛控訴。有之斯時也覺心慌起來，只得忍了痛，也用銀子打點上司，要求庇護。正值新巡撫到任，清廉明察，關節不通，早已訪得蓋有之酷虐害民，賊私狼藉，今又弄出逼死人命事來，大怒道：「如此官員，豈可一日姑容」一面題參，一面摘印，將一班狐群狗黨、害民的書役，盡數捉去親審。

百姓聞知印二摘去，都擁在宅門口，叫著蓋有之名姓，無般不罵。有的將紙錢塞入轉洞內道：「蓋有之，送的銀子在此，快快收去」有的挑了幾擔水，潑在堂上道：「列位閃開些，待吾淨去烏龜官的腳跡，好等新官府來」喧呼笑罵，沸反搖天，嚇得蓋有之縮在裡邊，堅閉宅門，氣也不出，恨無狗洞鑽了出去。虧得差官有見識，向著眾百姓道：「上憲摘印捉人，自有明斷，少不得壞他官，治他罪便了。你們且散罷。」眾人紛紛散去，有之才敢出頭。但未識差官解往巡撫衙門若何治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三

貪婪酷虐仗衙門，摘印聲傳唬斷魂。
平時知縣如天大，今日方知上憲尊。

話說撫院提齊人犯，先將書役嚴刑訊究。那些奴才平日倚著官勢串通一氣，詐害良民，及有事情出來，都推到為官的身上去，只要自己脫卸干係，那肯遮蓋一分？只聽一聲叫夾，嚇得尿屁直流，將從前贖父母許多惡款，盡行招將出來。乃叫蓋有之上堂，大罵道：「你做縣官，將朝廷的百姓如此凌虐，良心何在」有之無言回答，唯有叩頭。撫院大怒，當堂上了刑具，拿去收監。

有之看來性命難保，只得再用銀子央人到布、按兩司求救。兩司也因平日受過他孝敬的，便向巡撫委曲求寬。巡撫卻情不過，將書役問了軍罪，縣官從寬革職，問徒三年。那知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，蓋有之的妻子，吃了一場驚嚇，急病而死，留下一男一女，身邊作伴。

有之問徒三年，徒限已滿，打點歸去，幸得囊中尚有數萬金，歸去不憂寂寞。但有之做秀才時，尋趁閒事常有活錢到手，及做了官後，大錠小錠只般進來，從不搬出去，好不快活。今日回去，摸出私囊用度，如同割肉一般，因想道：「家有千貫，不如日進分文。吾今雖有些資囊，若不尋個活計，生些利息，到底是坐吃山空。但做買賣，從來不會；托他人營運，恐有走失。若置買田產，一遇荒歉，倒要賠糧。卻做甚麼好呢？」千方百計，忽想起一條道路，得意之極，不覺拍手歡喜。

看官你道甚麼道路？原來他想著：「如今優游無事，正好聲色追歡。

但娶討姬妾，要費大塊錢財討來時須要穿好吃好，使他錦衣玉食，方成模樣，如此又要費錢了。不如拼幾千銀子，娶幾個好妓女，當了姬妾，開設一個院子，做門戶生涯，自己捉空叫他陪睡，原可取樂。日常吃的美酒佳餚，是子弟們作東。穿的錦繡綾羅，少不得也有子弟們相贈。衣食兩項，卻不費己財。且又本錢不動，夜夜生利，日日見錢，落得風流快活。但此等生涯，家鄉做不得，恐有熟識人來，白討便宜。京中乾爹已死，又去不得。久聞揚州地方，乃六朝花錦之場，衣冠文物往來都會，不若寓居於彼，萬一做得生意興旺，便入藉揚州，亦無不可。」定了主意，便往揚州進發。

一日到了，為頭先借個寓所，安頓兒女。看見四方商賈叢集，恐怕有人聞其姓名，前來戲侮，因改姓為趙，易名甘下，叮囑家人等只稱趙相公，再莫提起「蓋」字。又想：「要做運行生意，先要投投行家，秦樓楚館，不免花費些本錢。」

一日，嫖著一個妓女，姓馬，名慕蘭，年紀已近三十，風韻猶佳，枝藝精妙，又會湊趣奉承，甚為中意，思量討去，托他做個煙花領袖，遂將自己心事，一一與他商量。慕蘭道：「這個容易。你肯償我當初身價，情願跟你為妻，替你辦得定妥妥，夜夜宿錢不缺。」有之大喜，遂出重聘娶他過門。慕蘭又揀選了六個極美的粉頭，一齊討進來，另尋一所園亭，安頓在內，分立六個房戶，號稱「風流六院」。又各房買丫鬟二人，朝夕伺候。慕蘭亦居院中，每日出入銀錢帳目，都他掌管。子弟們來嫖的，先是他接進，然後送到某院，任他留連過宿。這六個姊妹人品既美，房幃鋪設又精，酒饌又好，正是溫柔鄉，不讓消魂窟，車馬填門，笙歌徹夜，從此趙家六院姊妹，遠近著名。蓋有之眼圈金線，衣織回文，十分高興。倘院中沒有客到，依然擁姬抱妾，嘗這軟玉窩中滋味。

一日，正在一院取樂，只見慕蘭走來道：「今夜客來得眾，只怕連吾也不得空，失陪你了。快快避開，讓客進來。」有之縮著頭道：「只要夜夜使吾無門可入，便絕妙的了。」常對兒子說：「我的家業全虧這條道路生長利息，是個搖錢樹。一搖一斗，十搖成石，比前日做官時更覺安隱有趣。你日後即不能上進，繼我這件生涯，一生吃著不盡。」這幾句話，就是蓋有之義方之訓了，他兒子還肯成人麼？

女兒漸漸長成，未免尋頭親事，人都曉得他外方人，又是亡八的班頭，那個肯與他對親？那女兒亦常到院中，見姨娘們做這風流勾當，春心漸動，把持不定，遂與家中小廝不伶不俐起來。其子到十六七歲，一心好賭，摸著了父親藏下的銀子，背著眼，不論高低上下，就是乞丐花子，隨地跌錢擲色，贏了不歇，輸完才走。有人見他頭青面白，騙他去做小官，他亦願獻後庭。有之終日簡點六院姊妹所賺的銀錢，那有工夫照管兒女長短？

後來有人曉得他做過官的，見他坐也不敢坐，手也不敢拱，問他的話垂手回答，守著忘八的規矩，又可笑，又可憐。蓋有之全不知恥，只圖錢財到手，以為子孫無窮之計，那知這件十分穩足生涯，也有連本都送的日子。

話說其時有一江洋大盜羊二，聞得趙家粉頭個個美貌風流，打劫的錢財，便來院裡花費，每宿一夜，嫖錢之外，珠花金器以及綢緞布匹，賞賜無算。六院姊妹個個被他嘗遍滋味。這些粉頭見他揮金如土，加意湊趣，吹彈歌唱，竭力奉承，弄得羊二樂而忘返。蓋有之心上也道：「這樣大嫖客，留他多嫖一夜好一夜。」卻被揚州緝捕訪著。一日，羊二正擁著幾個娼婦開懷暢飲，緝捕領著做公的一擁而入，將他一索捆翻，院中所有，搶掠一空，把娼妓鴛鴦一齊鎖著解官。蓋有之亦不免俯首就審。官府夾問強盜，招出許多劫案的贓物，共有三千餘兩，都在院裡花費。原差帶龜子上來，官府喝令重責四十，追償贓物，妓女當官發賣。斯時，蓋有之又不好說出自己姓名，只得頂著龜子名色，被皂隸拖翻地上，退去褲子，露出兩片老屁股，一五一十的受打。打得皮開肉爛，哀哀求饒，才曉得打板子這樣痛苦難熬的。他平時打人的冤板也不少，今日叫他略嘗滋味。

那知官事未了，家中又生出事來。女兒向與一個小廝通姦，誓為夫婦，乘著父親被官拿去，到他房中，卷了些金銀首飾，跟著小廝一溜煙走了。有之聞了此信，正如雪上加霜。及到家中，又要賠出許多銀子交官，又要贖回六院粉頭，棒瘡又痛，女兒又跟人走了，又偷去許多東西，心如刀割，頓時痰湧上來，跌倒在地，昏迷不省。家人扶到牀上，漸漸喚醒，睜開眼來，又見游秀才及從前害過之人多立在面前索命，伏在枕上叩頭求饒。他兒子又賭錢去了，等得尋著歸來，已一命嗚呼了六院姊妹曉得主人已死，各尋門路，交清官價，到別處另開店面了。有之盛殮後，官府著他兒子交贓。斯時，家人盡散，只得罄囊倒篋，井兩處房屋園亭盡行變賣，才得完結。此後衣食無措，流為乞丐而死。

看官，你想蓋有之原做一任堂堂縣令，為何如此結局？只因一生看得錢財太重，造盡惡孽，做盡笑話，頂著一個極臭極賤最不堪的名色，本望千年常富，那知到底成空。天下虧本的事，再沒有過於此人的了。究其所由，不過受了一念無恥的虧。恥之於人大矣哉。